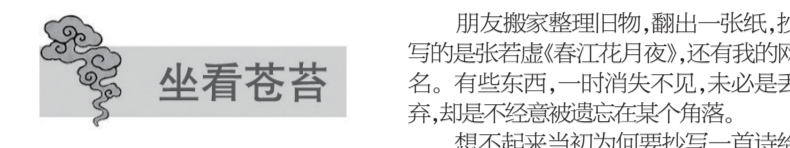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个人终将沉寂,人类生生不息,眼光放远,跳出自我的思想囚笼,便会看到海阔天空、明月清风。

江畔何人初见月

□江 徐



八月底的落日,印在墙上,宛如油画。凝视之,想起幼年的冬日早晨,晴朗无风,阳光也是这般浓稠。我站到窗前看树,看云,看到一只流浪狗窜入灌木丛。

“有,月,亮。”传来一句童音,娇滴滴,一字一顿。檐下,奶奶在为小女孩洗头。她仰卧在奶奶大腿上,这个角度恰好看到月亮。

我也看到了,月亮像一枚逗号。翻了翻日历,再过一个月,它又成了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的婵娟。

“有月亮”,这句童言勾起我童年旧事。那天放学回到家,爷爷嘱咐我乖乖在家写作业,他要去田里继续忙活。停电了,烛火昏昏,感到害怕,我“尾随”板车到田里,躲在麦垛后面。麦垛真大,窝在其中就像捉迷藏时躲到一间房屋背后。起初,我还凝神屏息地听取外面动静,众人忙碌。天色渐暗,我越来越觉得无聊,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

当我醒来后走出麦垛,麦子已收完,田野空阔。一轮明月当头照着,浑圆银亮,清晖轻洒。发现自己置身于此,我竟放声大哭起来。那是有记忆以来第一次“看见”月亮,也是印象最深的一次。

幼年,夏天乘凉时会跟大人念诵:“月婆婆,跟隆隆跑,一跑到外婆桥。”那时相信神话,在乡间泥路上一会儿往东,一会儿往西,分不清谁跟谁在傻跑。那时逢到月半,大人指着月亮上的阴影说,喏,上面有嫦娥,旁边是玉兔。我睁大眼睛,格外用心地去看,还看到桂花树上挂着一只大竹篮——用来装人们祭月的月饼。

《浮生六记》中记载一则吴地民俗,叫作走月亮。“中秋日,妇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户,皆出,结队而游,名曰‘走月亮’。”姑苏地区的中秋节,女人都会盛装打扮,呼朋引伴,她们没有目的地,只是借着月亮的名义,一起来走一走,看一看,说些清浅的玩笑话。

月色婆娑,木樨花香,绣裙罗裳走月亮的妇女,是诗意栖居在大地上的一群人。

人生中经常会遇到一时放不下,偏要纠结的事,如果换一个角度去想去看,就会雾散云开。

“不争”的理由

□杨 谔



马士达先生在确诊肺癌之后,情绪一直比较低落,只有在我们去看他时脸上才偶尔会有笑容闪过。刚开始他体力尚可,有一次要我看他在书法作品上钤印,并告诉我其中的诀窍。还有一次他一脸正色地对我说:“你一直说你只跟古人比,纵向比,也有不周全的地方。你要记住我现在跟你说的话:在跟古人比的同时,也要横向比,跟当今最顶尖的中青年书法家们比,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。”

马老师离开我们已快十年了,十年淘洗,时间已经向世人证明他是一个书法篆刻大家,赢得了较之前更多的礼赞与尊敬。马老师是一个淡泊的人,只在艺术上努力探索,所以我理解他当年的叮咛不是要我去和别人争名争利争位置,而是争艺术上的贡献——比技术,比境界,比个性,比新意,比谁走得更高更远。他让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:凡称得上美的事物,其美皆源于其身自,赞美与地位只对那些人生中次要的事有用,对真正的自身,不会有任何影响。

这次要说的事发生在七八年前,本来已经忘得,突然下起雨来,仓促间瞥了一瞥,一跌一爬间,忽然想起那件往事。

那一年突然有一个机会,如果能竞争到,那么不但可以改善自己的尴尬处境,在前人后后显得好看些,而且以后挣钱的机会也会多一些。开始时我并不动心,后来明白了“究竟”,加上

对一条河流的哀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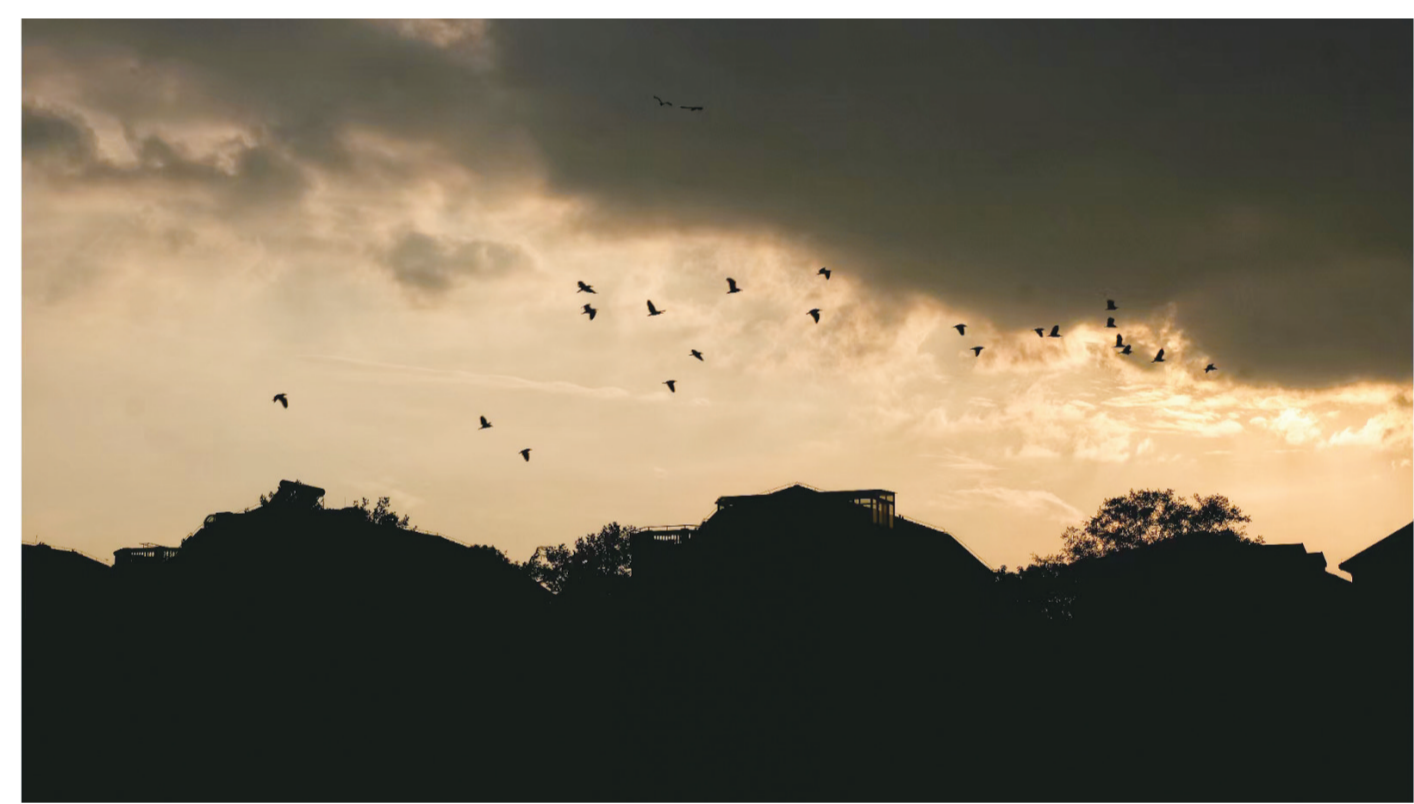
□刘剑波



萦绕在我心头的,永远是流经我家东山头的那条河流。我总是多情地将它说成是从远古的《诗经》里流出来的:河水清且涟漪……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些下河边的女人,她们两手拎着待洗的物件,婀娜着腰肢,杨柳般袅袅婷婷,出东街口去往石头河埠。“石头河埠”是我命名的,它是由条石砌起来的,宽大的台阶,一级一级缓缓而下,一直进入水中。石头河埠位于陈希芳家屋后,正对着东街口。上午八九点光景,是石头河埠最热闹的时候,那儿成了女人的世界——大呼小喊,家长里短,飞短流长,孩子哭老婆叫。触及河水的那道台阶被挤满了,所有出没于水中的女人之手被波光粼粼的河水折射得柔媚而性感。多么清澈的河水啊,能清晰地映出每个女人的秀美的面庞。下河边的女人们都捎带着文蛤去洗,而凑热闹的小鱼们闷头闷脑钻进竹篮里,它们无法抵御文蛤的鲜美诱惑。女人们乐坏了:洗文蛤有了另外的收获,那些被捕获的鱼最终成了猫的美食。有时,曹金元会见缝插针将水勺从女人们头顶伸进河里,引来一片娇嗔的叫骂。曹金元的身影总是跟水桶和扁担连在一起,他给染坊挑水,也给别人家挑水。挑回去的水,用矾打一下,就能直接饮用。是的,那条河流的水是可以直接喝的。有人夸张地说,像放了糖,甜津津的。

是谁最先发现河水变成一副可怕的面目?像是倾泻了大量酱油,清澈的河水瞬间发黄发黑,伴随着刺鼻的异味。那时,纯朴的小镇人还没将它跟刚建起的印染厂联系起来,直到有人发现印染厂有毒的污水从一根粗大的管子汩汩流进河流,这才如梦初醒。印染厂是小镇一帮年轻人搞起来的,他们一副重整山河的派头,发誓要让小镇旧貌变新颜,而矗立起一座工厂是必不可少的。但让

我以为河流会一直让我们快乐下去,但从河流被污染的那天起,我们只好黯然离场。



落霞

郭俊摄

钓鱼闲处

□王春鸣



“你周末在家吗?”
“不在,我去如东钓鱼。”
“今天妈妈有菜吗?”
“有。我野河里钓的野鲫鱼。”
“明天晚上有没有空?”
“没有,和朋友约了去夜钓……”

以上,是我和弟弟的日常对话。明明市场上很便捷就能买到各种各样的鱼,可他更愿意驱车百里,大费周折,去一条一条钓上来,能钓多少,也从来就是个未知数。家里半间车库,都是各种钓竿、渔网、自制的饵料,淘宝来的鱼类诱导液……从前父亲也是这样,假日里整天整天不着家,对着阻拦他出门的妈妈比划:“你等着,晚上给你钓来这么大一

条乌青,半条烧了,半条放冰箱!”
他比划的这么大的野乌青我从来没见过,倒是粘着浮萍、水草的小鲫鱼小鳊鱼,确实时常是我们家餐桌上的美味。他边喝鱼汤边给我们普及什么叫离水鲜,再讲到鱼的烹饪之法……鱼则必须活养,候客至旋烹,鲜之至味只在初熟离釜之片刻……父亲读过《闲情偶记》算是半个文人,弟弟不是,但是他们和他们的朋友们,都热爱钓鱼,平时很喧哗的

人匪夷所思的是,领头人为什么要选择污染严重的印染厂呢?小镇这个弹丸之地,能经得起这个巨大的污染源的肆虐吗?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,整个小镇,除了信发再没有谁起而抗争。那些日子,信发骑着脚踏车奔走于县城与小镇之间,向相关部门痛陈印染厂对环境和生命的危害,然而印染厂的烟囱一直巍然屹立到现在。从印染厂开始生产的那天起,癌症的魔掌就频频敲响小镇人家的屋门了。有人做过统计,每三户人家就有一家被癌症糟害过。

在人类历史上,河流会给人们带来文明和生命,带来生生不息的生活图景,但是河流一旦死亡就不该叫河流了,它从大地的版图上被删除了。小镇的那条河流应该被称为“毒液的容器”,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存在至今,后来我每次回到小镇,总不忍目睹河流凄惨丑陋肮脏的样子——酱黄的水面漂浮着油污、塑料、死猫,成堆的垃圾。苏童认为“河流内心是很复杂的,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大脑器官”(见苏童《河流的秘密》,作家出版社2009年8月版——作者注)。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么河流应该是有记性的。它肯定记得曾几何时女人们下河边的热闹场景,记得那些快乐的小鱼在洗文蛤的竹篮里快活地游来游去。如今那些如精灵般的小鱼何在?而女人们每天都会发愁——去哪儿淘米呢?去哪儿洗菜呢?去哪儿洗文蛤呢?又去哪儿汰衣服呢?我姑娘也愁得不行,从前,河流鲜活的时候,我姑娘都是在我家河埠下河边,要多方便有多方便。有一次,我姑娘在河边汰衣服,一直觊觎远方的木盆突然漂走了,我跃入水中,三划拉两划拉,游过去追了回来。那时我也就十来岁的样子吧,但我已能踩水了,在河水中行走如履平地,俨然是《水浒》里的浪里白条。我的水上功夫当然是河流赐予我的。当夏天来临,河流会成为我和小伙伴们家园。我们整个夏天就泡在里面,捉虾摸蟹挖河蚌。当船只驶来时,我们会拽着船尾顺流而下,像一片轻盈的树叶,在水面掠过。我们隔三岔五就游过河去偷西瓜,当瓜田主人追

中国古人,瞧他们写的诗文,都是闲闲的,虚静的,不是看月亮看花就是钓鱼,风里雨里雪里地钓鱼。

——我爹,到河边去甩钩,不得要领,第一下就把鱼钩扎进了左手大拇指,因为钩有倒刺,是动了个小手术取出来的,因此对各种文人情怀一无所感,却对鱼吃了钩子以后的疼和恐惧感同身受。须知香饵下,触口是铁钩。所以知道看似无欲无求独钓寒江雪的,其实是个狠人;而将闲来垂钓碧溪上作为人生理想的人,最在意的也不是世间万物,而是他自己,种种的孤独和意难平要消解在自然里,就需要以水为天的鱼儿们或多或少做出牺牲。他们和心思直白的不识字烟波钓叟,是完全不一样的,和倾心于直接狩猎杀戮的外国渔夫也是不一样的。

永远也不会忘记看了《老人与海》之后的震撼,老渔夫重视实实在在的收获和收获,非要打到鱼,大鱼,一天天的空船归航、与大鱼搏斗、得而复失,都让我让我很紧张,感觉到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剑拔弩张。可是中国古人,瞧他们写的诗文,都是闲闲的,虚静的,不是看月亮看花就是钓鱼,风里雨里雪里地钓鱼。访友也讲究一个访不到,寻隐者不遇,小扣柴扉久不开,才是正中下怀,如果朋友不巧在家,那兴尽折返才算真风流。当然与故人把酒话桑麻的实在人也不是没有,只是境界就差了一点。

庄子说:“就蓺泽,处闲旷,钓鱼闲处,无为而已矣。此江海之士,避世之人,闲暇者之所好也。”在中国,因为水系纵横,于是滋生出孤独,有了坐忘与神游,以及在自然秩序中对自己的安顿。闲方为达士,忙只是劳生啊,七尺青竿一丈丝,钓的其实不是鱼。

人,举起钓竿,就能盯着水面半天一动不动。他们喜欢去远方钓鱼,也会有远方的人,到我们家前面的大河里来钓鱼。戴个草帽,一大壶茶叶水,一个塑料桶,放在河沿的芦苇丛中。我坐在家门口剥豆子,能看见一动不动的半个背影,时有飞鸟从他们头顶掠过,隐入竹林。这叫我想起汪曾祺笔下的一个钓鱼医生——“他搬了一把小竹椅,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,一口小锅,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,还有一瓶酒。他的钓竿很短,鱼线也不长,而且不用漂子,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,看到线头动了,提起来就是一条三四寸长的鲫鱼。刮刮鳞洗净了,就手放到锅里。不大一会,鱼就熟了。他就一边吃鱼,一边喝酒,一边甩钩再钓……”

这个钓鱼医生叫王淡人,汪曾祺会给人取名字。可往今来喜欢“云中锡,溪头钓,润边琴”的,不过是一群淡人吗?比如王维,“我心素已闲,清川淡如此”。这境界怎么来的,大约就是因为他选择了“垂钓将已矣”的生活方式,以隐居青溪,垂纶养性作为归宿。也曾电脑上看过南宋夏圭的《溪口垂钓图》和《梅下读书图》高清图,但凡凡他们的生活里,都有一个垂钓的场景。当然最淡然的,要数柳宗元诗中的那个蓑笠翁,人踪鸟迹全无的大冷天,却愿意孤舟独钓,而且钓的是寒江雪。小时候不懂诗意不懂境界,初读此诗,是颇为诧异的。

那时候家里玩具少,钓竿却有好几杆,无聊至极的我,于是也学着我们家的王淡人

——我爹,到河边去甩钩,不得要领,第一下就把鱼钩扎进了左手大拇指,因为钩有倒刺,是动了个小手术取出来的,因此对各种文人情怀一无所感,却对鱼吃了钩子以后的疼和恐惧感同身受。须知香饵下,触口是铁钩。所以知道看似无欲无求独钓寒江雪的,其实是个狠人;而将闲来垂钓碧溪上作为人生理想的人,最在意的也不是世间万物,而是他自己,种种的孤独和意难平要消解在自然里,就需要以水为天的鱼儿们或多或少做出牺牲。他们和心思直白的不识字烟波钓叟,是完全不一样的,和倾心于直接狩猎杀戮的外国渔夫也是不一样的。

永远也不会忘记看了《老人与海》之后的震撼,老渔夫重视实实在在的收获和收获,非要打到鱼,大鱼,一天天的空船归航、与大鱼搏斗、得而复失,都让我让我很紧张,感觉到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剑拔弩张。可是中国古人,瞧他们写的诗文,都是闲闲的,虚静的,不是看月亮看花就是钓鱼,风里雨里雪里地钓鱼。访友也讲究一个访不到,寻隐者不遇,小扣柴扉久不开,才是正中下怀,如果朋友不巧在家,那兴尽折返才算真风流。当然与故人把酒话桑麻的实在人也不是没有,只是境界就差了一点。

庄子说:“就蓺泽,处闲旷,钓鱼闲处,无为而已矣。此江海之士,避世之人,闲暇者之所好也。”在中国,因为水系纵横,于是滋生出孤独,有了坐忘与神游,以及在自然秩序中对自己的安顿。闲方为达士,忙只是劳生啊,七尺青竿一丈丝,钓的其实不是鱼。

人,举起钓竿,就能盯着水面半天一动不动。他们喜欢去远方钓鱼,也会有远方的人,到我们家前面的大河里来钓鱼。戴个草帽,一大壶茶叶水,一个塑料桶,放在河沿的芦苇丛中。我坐在家门口剥豆子,能看见一动不动的半个背影,时有飞鸟从他们头顶掠过,隐入竹林。这叫我想起汪曾祺笔下的一个钓鱼医生——“他搬了一把小竹椅,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,一口小锅,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,还有一瓶酒。他的钓竿很短,鱼线也不长,而且不用漂子,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,看到线头动了,提起来就是一条三四寸长的鲫鱼。刮刮鳞洗净了,就手放到锅里。不大一会,鱼就熟了。他就一边吃鱼,一边喝酒,一边甩钩再钓……”

这个钓鱼医生叫王淡人,汪曾祺会给人取名字。可往今来喜欢“云中锡,溪头钓,润边琴”的,不过是一群淡人吗?比如王维,“我心素已闲,清川淡如此”。这境界怎么来的,大约就是因为他选择了“垂钓将已矣”的生活方式,以隐居青溪,垂纶养性作为归宿。也曾电脑上看过南宋夏圭的《溪口垂钓图》和《梅下读书图》高清图,但凡凡他们的生活里,都有一个垂钓的场景。当然最淡然的,要数柳宗元诗中的那个蓑笠翁,人踪鸟迹全无的大冷天,却愿意孤舟独钓,而且钓的是寒江雪。小时候不懂诗意不懂境界,初读此诗,是颇为诧异的。

那时候家里玩具少,钓竿却有好几杆,无聊至极的我,于是也学着我们家的王淡人

——我爹,到河边去甩钩,不得要领,第一下就把鱼钩扎进了左手大拇指,因为钩有倒刺,是动了个小手术取出来的,因此对各种文人情怀一无所感,却对鱼吃了钩子以后的疼和恐惧感同身受。须知香饵下,触口是铁钩。所以知道看似无欲无求独钓寒江雪的,其实是个狠人;而将闲来垂钓碧溪上作为人生理想的人,最在意的也不是世间万物,而是他自己,种种的孤独和意难平要消解在自然里,就需要以水为天的鱼儿们或多或少做出牺牲。他们和心思直白的不识字烟波钓叟,是完全不一样的,和倾心于直接狩猎杀戮的外国渔夫也是不一样的。

永远也不会忘记看了《老人与海》之后的震撼,老渔夫重视实实在在的收获和收获,非要打到鱼,大鱼,一天天的空船归航、与大鱼搏斗、得而复失,都让我让我很紧张,感觉到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剑拔弩张。可是中国古人,瞧他们写的诗文,都是闲闲的,虚静的,不是看月亮看花就是钓鱼,风里雨里雪里地钓鱼。访友也讲究一个访不到,寻隐者不遇,小扣柴扉久不开,才是正中下怀,如果朋友不巧在家,那兴尽折返才算真风流。当然与故人把酒话桑麻的实在人也不是没有,只是境界就差了一点。

庄子说:“就蓺泽,处闲旷,钓鱼闲处,无为而已矣。此江海之士,避世之人,闲暇者之所好也。”在中国,因为水系纵横,于是滋生出孤独,有了坐忘与神游,以及在自然秩序中对自己的安顿。闲方为达士,忙只是劳生啊,七尺青竿一丈丝,钓的其实不是鱼。

人,举起钓竿,就能盯着水面半天一动不动。他们喜欢去远方钓鱼,也会有远方的人,到我们家前面的大河里来钓鱼。戴个草帽,一大壶茶叶水,一个塑料桶,放在河沿的芦苇丛中。我坐在家门口剥豆子,能看见一动不动的半个背影,时有飞鸟从他们头顶掠过,隐入竹林。这叫我想起汪曾祺笔下的一个钓鱼医生——“他搬了一把小竹椅,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,一口小锅,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,还有一瓶酒。他的钓竿很短,鱼线也不长,而且不用漂子,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,看到线头动了,提起来就是一条三四寸长的鲫鱼。刮刮鳞洗净了,就手放到锅里。不大一会,鱼就熟了。他就一边吃鱼,一边喝酒,一边甩钩再钓……”

这个钓鱼医生叫王淡人,汪曾祺会给人取名字。可往今来喜欢“云中锡,溪头钓,润边琴”的,不过是一群淡人吗?比如王维,“我心素已闲,清川淡如此”。这境界怎么来的,大约就是因为他选择了“垂钓将已矣”的生活方式,以隐居青溪,垂纶养性作为归宿。也曾电脑上看过南宋夏圭的《溪口垂钓图》和《梅下读书图》高清图,但凡凡他们的生活里,都有一个垂钓的场景。当然最淡然的,要数柳宗元诗中的那个蓑笠翁,人踪鸟迹全无的大冷天,却愿意孤舟独钓,而且钓的是寒江雪。小时候不懂诗意不懂境界,初读此诗,是颇为诧异的。

那时候家里玩具少,钓竿却有好几杆,无聊至极的我,于是也学着我们家的王淡人

——我爹,到河边去甩钩,不得要领,第一下就把鱼钩扎进了左手大拇指,因为钩有倒刺,是动了个小手术取出来的,因此对各种文人情怀一无所感,却对鱼吃了钩子以后的疼和恐惧感同身受。须知香饵下,触口是铁钩。所以知道看似无欲无求独钓寒江雪的,其实是个狠人;而将闲来垂钓碧溪上作为人生理想的人,最在意的也不是世间万物,而是他自己,种种的孤独和意难平要消解在自然里,就需要以水为天的鱼儿们或多或少做出牺牲。他们和心思直白的不识字烟波钓叟,是完全不一样的,和倾心于直接狩猎杀戮的外国渔夫也是不一样的。

永远也不会忘记看了《老人与海》之后的震撼,老渔夫重视实实在在的收获和收获,非要打到鱼,大鱼,一天天的空船归航、与大鱼搏斗、得而复失,都让我让我很紧张,感觉到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剑拔弩张。可是中国古人,瞧他们写的诗文,都是闲闲的,虚静的,不是看月亮看花就是钓鱼,风里雨里雪里地钓鱼。访友也讲究一个访不到,寻隐者不遇,小扣柴扉久不开,才是正中下怀,如果朋友不巧在家,那兴尽折返才算真风流。当然与故人把酒话桑麻的实在人也不是没有,只是境界就差了一点。

庄子说:“就蓺泽,处闲旷,钓鱼闲处,无为而已矣。此江海之士,避世之人,闲暇者之所好也。”在中国,因为水系纵横,于是滋生出孤独,有了坐忘与神游,以及在自然秩序中对自己的安顿。闲方为达士,忙只是劳生啊,七尺青竿一丈丝,钓的其实不是鱼。

人,举起钓竿,就能盯着水面半天一动不动。他们喜欢去远方钓鱼,也会有远方的人,到我们家前面的大河里来钓鱼。戴个草帽,一大壶茶叶水,一个塑料桶,放在河沿的芦苇丛中。我坐在家门口剥豆子,能看见一动不动的半个背影,时有飞鸟从他们头顶掠过,隐入竹林。这叫我想起汪曾祺笔下的一个钓鱼医生——“他搬了一把小竹椅,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,一口小锅,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,还有一瓶酒。他的钓竿很短,鱼线也不长,而且不用漂子,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,看到线头动了,提起来就是一条三四寸长的鲫鱼。刮刮鳞洗净了,就手放到锅里。不大一会,鱼就熟了。他就一边吃鱼,一边喝酒,一边甩钩再钓……”

这个钓鱼医生叫王淡人,汪曾祺会给人取名字。可往今来喜欢“云中锡,溪头钓,润边琴”的,不过是一群淡人吗?比如王维,“我心素已闲,清川淡如此”。这境界怎么来的,大约就是因为他选择了“垂钓将已矣”的生活方式,以隐居青溪,垂纶养性作为归宿。也曾电脑上看过南宋夏圭的《溪口垂钓图》和《梅下读书图》高清图,但凡凡他们的生活里,都有一个垂钓的场景。当然最淡然的,要数柳宗元诗中的那个蓑笠翁,人踪鸟迹全无的大冷天,却愿意孤舟独钓,而且钓的是寒江雪。小时候不懂诗意不懂境界,初读此诗,是颇为诧异的。

那时候家里玩具少,钓竿却有好几杆,无聊至极的我,于是也学着我们家的王淡人

——我爹,到河边去甩钩,不得要领,第一下就把鱼钩扎进了左手大拇指,因为钩有倒刺,是动了个小手术取出来的,因此对各种文人情怀一无所感,却对鱼吃了钩子以后的疼和恐惧感同身受。须知香饵下,触口是铁钩。所以知道看似无欲无求独钓寒江雪的,其实是个狠人;而将闲来垂钓碧溪上作为人生理想的人,最在意的也不是世间万物,而是他自己,种种的孤独和意难平要消解在自然里,就需要以水为天的鱼儿们或多或少做出牺牲。他们和心思直白的不识字烟波钓叟,是完全不一样的,和倾心于直接狩猎杀戮的外国渔夫也是不一样的。

永远也不会忘记看了《老人与海》之后的震撼,老渔夫重视实实在在的收获和收获,非要打到鱼,大鱼,一天天的空船归航、与大鱼搏斗、得而复失,都让我让我很紧张,感觉到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剑拔弩张。可是中国古人,瞧他们写的诗文,都是闲闲的,虚静的,不是看月亮看花就是钓鱼,风里雨里雪里地钓鱼。访友也讲究一个访不到,寻隐者不遇,小扣柴扉久不开,才是正中下怀,如果朋友不巧在家,那兴尽折返才算真风流。当然与故人把酒话桑麻的实在人也不是没有,只是境界就差了一点。

庄子说:“就蓺泽,处闲旷,钓鱼闲处,无为而已矣。此江海之士,避世之人,闲暇者之所好也。”在中国,因为水系纵横,于是滋生出孤独,有了坐忘与神游,以及在自然秩序中对自己的安顿。闲方为达士,忙只是劳生啊,七尺青竿一丈丝,钓的其实不是鱼。

人,举起钓竿,就能盯着水面半天一动不动。他们喜欢去远方钓鱼,也会有远方的人,到我们家前面的大河里来钓鱼。戴个草帽,一大壶茶叶水,一个塑料桶,放在河沿的芦苇丛中。我坐在家门口剥豆子,能看见一动不动的半个背影,时有飞鸟从他们头顶掠过,隐入竹林。这叫我想起汪曾祺笔下的一个钓鱼医生——“他搬了一把小竹椅,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,一口小锅,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,还有一瓶酒。他的钓竿很短,鱼线也不长,而且不用漂子,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,看到线头动了,提起来就是一条三四寸长的鲫鱼。刮刮鳞洗净了,就手放到锅里。不大一会,鱼就熟了。他就一边吃鱼,一边喝酒,一边甩钩再钓……”

这个钓鱼医生叫王淡人,汪曾祺会给人取名字。可往今来喜欢“云中锡,溪头钓,润边琴”的,不过是一群淡人吗?比如王维,“我心素已闲,清川淡如此”。这境界怎么来的,大约就是因为他选择了“垂钓将已矣”的生活方式,以隐居青溪,垂纶养性作为归宿。也曾电脑上看过南宋夏圭的《溪口垂钓图》和《梅下读书图》高清图,但凡凡他们的生活里,都有一个垂钓的场景。当然最淡然的,要数柳宗元诗中的那个蓑笠翁,人踪鸟迹全无的大冷天,却愿意孤舟独钓,而且钓的是寒江雪。小时候不懂诗意不懂境界,初读此诗,是颇为诧异的。

那时候家里玩具少,钓竿却有好几杆,无聊至极的我,于是也学着我们家的王淡人

——我爹,到河边去甩钩,不得要领,第一下就把鱼钩扎进了左手大拇指,因为钩有倒刺,是动了个小手术取出来的,因此对各种文人情怀一无所感,却对鱼吃了钩子以后的疼和恐惧感同身受。须知香饵下,触口是铁钩。所以知道看似无欲无求独钓寒江雪的,其实是个狠人;而将闲来垂钓碧溪上作为人生理想的人,最在意的也不是世间万物,而是他自己,种种的孤独和意难平要消解在自然里,就需要以水为天的鱼儿们或多或少做出牺牲。他们和心思直白的不识字烟波钓叟,是完全不一样的,和倾心于直接狩猎杀戮的外国渔夫也是不一样的。

永远也不会忘记看了《老人与海》之后的震撼,老渔夫重视实实在在的收获和收获,非要打到鱼,大鱼,一天天的空船归航、与大鱼搏斗、得而复失,都让我让我很紧张,感觉到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剑拔弩张。可是中国古人,瞧他们写的诗文,都是闲闲的,虚静的,不是看月亮看花就是钓鱼,风里雨里雪里地钓鱼。访友也讲究一个访不到,寻隐者不遇,小扣柴扉久不开,才是正中下怀,如果朋友不巧在家,那兴尽折返才算真风流。当然与故人把酒话桑麻的实在人也不是没有,只是境界就差了一点。

庄子说:“就蓺泽,处闲旷,钓鱼闲处,无为而已矣。此江海之士,避世之人,闲暇者之所好也。”在中国,因为水系纵横,于是滋生出孤独,有了坐忘与神游,以及在自然秩序中对自己的安顿。闲方为达士,忙只是劳生啊,七尺青竿一丈丝,钓的其实不是鱼。

人,举起钓竿,就能盯着水面半天一动不动。他们喜欢去远方钓鱼,也会有远方的人,到我们家前面的大河里来钓鱼。戴个草帽,一大壶茶叶水,一个塑料桶,放在河沿的芦苇丛中。我坐在家门口剥豆子,能看见一动不动的半个背影,时有飞鸟从他们头顶掠过,隐入竹林。这叫我想起汪曾祺笔下的一个钓鱼医生——“他搬了一把小竹椅,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,一口小锅,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,还有一瓶酒。他的钓竿很短,鱼线也不长,而且不用漂子,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,看到线头动了,提起来就是一条三四寸长的鲫鱼。刮刮鳞洗净了,就手放到锅里。不大一会,鱼就熟了。他就一边吃鱼,一边喝酒,一边甩钩再钓……”

这个钓鱼医生叫王淡人,汪曾祺会给人取名字。可往今来喜欢“云中锡,溪头钓,润边琴”的,不过是一群淡人吗?比如王维,“我心素已闲,清川淡如此”。这境界怎么来的,大约就是因为他选择了“垂钓将已矣”的生活方式,以隐居青溪,垂纶养性作为归宿。也曾电脑上看过南宋夏圭的《溪口垂钓图》和《梅下读书图》高清图,但凡凡他们的生活里,都有一个垂钓的场景。当然最淡然的,要数柳宗元诗中的那个蓑笠翁,人踪鸟迹全无的大冷天,却愿意孤舟独钓,而且钓的是寒江雪。小时候不懂诗意不懂境界,初读此诗,是颇为诧异的。

那时候家里玩具少,钓竿却有好几杆,无聊至极的我,于是也学着我们家的王淡人

——我爹,到河边去甩钩,不得要领,第一下就把鱼钩扎进了左手大拇指,因为钩有倒刺,是动了个小手术取出来的,因此对各种文人情怀一无所感,却对鱼吃了钩子以后的疼和恐惧感同身受。须知香饵下,触口是铁钩。所以知道看似无欲无求独钓寒江雪的,其实是个狠人;而将闲来垂钓碧溪上作为人生理想的人,最在意的也不是世间万物,而是他自己,种种的孤独和意难平要消解在自然里,就需要以水为天的鱼儿们或多或少做出牺牲。他们和心思直白的不识字烟波钓叟,是完全不一样的,和倾心于直接狩猎杀戮的外国渔夫也是不一样的。

永远也不会忘记看了《老人与海》之后的震撼,老渔夫重视实实在在的收获和收获,非要打到鱼,大鱼,一天天的空船归航、与大鱼搏斗、得而复失,都让我让我很紧张,感觉到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剑拔弩张。可是中国古人,瞧他们写的诗文,都是闲闲的,虚静的,不是看月亮看花就是钓鱼,风里雨里雪里地钓鱼。访友也讲究一个访不到,寻隐者不遇,小扣柴扉久不开,才是正中下怀,如果朋友不巧在家,那兴尽折返才算真风流。当然与故人把酒话桑麻的实在人也不是没有,只是境界就差了一点。

庄子说:“就蓺泽,处闲旷,钓鱼闲处,无为而已矣。此江海之士,避世之人,闲暇者之所好也。”在中国,因为水系纵横,于是滋生出孤独,有了坐忘与神游,以及在自然秩序中对自己的安顿。闲方为达士,忙只是劳生啊,七尺青竿一丈丝,钓的其实不是鱼。

人,举起钓竿,就能盯着水面半天一动不动。他们喜欢去远方钓鱼,也会有远方的人,到我们家前面的大河里来钓鱼。戴个草帽,一大壶茶叶水,一个塑料桶,放在河沿的芦苇丛中。我坐在家门口剥豆子,能看见一动不动的半个背影,时有飞鸟从他们头顶掠过,隐入竹林。这叫我想起汪曾祺笔下的一个钓鱼医生——“他搬了一把小竹椅,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,一口小锅,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,还有一瓶酒。他的钓竿很短,鱼线也不长,而且不用漂子,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,看到线头动了,提起来就是一条三四寸长的鲫鱼。刮刮鳞洗净了,就手放到锅里。不大一会,鱼就熟了。他就一边吃鱼,一边喝酒,一边甩钩再钓……”

这个钓鱼医生叫王淡人,汪曾祺会给人取名字。可往今来喜欢“云中锡,溪头钓,润边琴”的,不过是一群淡人吗?比如王维,“我心素已闲,清川淡如此”。这境界怎么来的,大约就是因为他选择了“垂钓将已矣”的生活方式,以隐居青溪,垂纶养性作为归宿。也曾电脑上看过南宋夏圭的《溪口垂钓图》和《梅下读书图》高清图,但凡凡他们的生活里,都有一个垂钓的场景。当然最淡然的,要数柳宗元诗中的那个蓑笠翁,人踪鸟迹全无的大冷天,却愿意孤舟独钓,而且钓的是寒江雪。小时候不懂诗意不懂境界,初读此诗,是颇为诧异的。

那时候家里玩具少,钓竿却有好几杆,无聊至极的我,于是也学着我们家的王淡人

——我爹,到河边去甩钩,不得要领,第一下就把鱼钩扎进了左手大拇指,因为钩有倒刺,是动了个小手术取出来的,因此对各种文人情怀一无所感,却对鱼吃了钩子以后的疼和恐惧感同身受。须知香饵下,触口是铁钩。所以知道看似无欲无求独钓寒江雪的,其实是个狠人;而将闲来垂钓碧溪上作为人生理想的人,最在意的也不是世间万物,而是他自己,种种的孤独和意难平要消解在自然里,就需要以水为天的鱼儿们或多或少做出牺牲。他们和心思直白的不识字烟波钓叟,是完全不一样的,和倾心于直接狩猎杀戮的外国渔夫也是不一样的。

永远也不会忘记看了《老人与海》之后的震撼,老渔夫重视实实在在的收获和收获,非要打到鱼,大鱼,一天天的空船归航、与大鱼搏斗、得而复失,都让我让我很紧张,感觉到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剑拔弩张。可是中国古人,瞧他们写的诗文,都是闲闲的,虚静的,不是看月亮看花就是钓鱼,风里雨里雪里地钓鱼。访友也讲究一个访不到,寻隐者不遇,小扣柴扉久不开,才是正中下怀,如果朋友不巧在家,那兴尽折返才算真风流。当然与故人把酒话桑麻的实在人也不是没有,只是境界就差了一点。

庄子说:“就蓺泽,处闲旷,钓鱼闲处,无为而已矣。此江海之士,避世之人,闲暇者之所好也。”在中国,因为水系纵横,于是滋生出孤独,有了坐忘与神游,以及在自然秩序中对自己的安顿。闲方为达士,忙只是劳生啊,七尺青竿一丈丝,钓的其实不是鱼。

人,举起钓竿,就能盯着水面半天一动不动。他们喜欢去远方钓鱼,也会有远方的人,到我们家前面的大河里来钓鱼。戴个草帽,一大壶茶叶水,一个塑料桶,放在河沿的芦苇丛中。我坐在家门口剥豆子,能看见一动不动的半个背影,时有飞鸟从他们头顶掠过,隐入竹林。这叫我想起汪曾祺笔下的一个钓鱼医生——“他搬了一把小竹椅,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,一口小锅,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,还有一瓶酒。他的钓竿很短,鱼线也不长,而且不用漂子,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,看到线头动了,提起来就是一条三四寸长的鲫鱼。刮刮鳞洗净了,就手放到锅里。不大一会,鱼就熟了。他就一边吃鱼,一边喝酒,一边甩钩再钓……”

这个钓鱼医生叫王淡人,汪曾祺会给人取名字。可往今来喜欢“云中锡,溪头钓,润边琴”的,不过是一群淡人吗?比如王维,“我心素已闲,清川淡如此”。这境界怎么来的,大约就是因为他选择了“垂钓将已矣”的生活方式,以隐居青溪,垂纶养性作为归宿。也曾电脑上看过南宋夏圭的《溪口垂钓图》和《梅下读书图》高清图,但凡凡他们的生活里,都有一个垂钓的场景。当然最淡然的,要数柳宗元诗中的那个蓑笠翁,人踪鸟迹全无的大冷天,却愿意孤舟独钓,而且钓的是寒江雪。小时候不懂诗意不懂境界,初读此诗,是颇为诧异的。

那时候家里玩具少,钓竿却有好几杆,无聊至极的我,于是也学着我们家的王淡人

——我爹,到河边去甩钩,不得要领,第一下就把鱼钩扎进了左手大拇指,因为钩有倒刺,是动了个小手术取出来的,因此对各种文人情怀一无所感,却对鱼吃了钩子以后的疼和恐惧感同身受。须知香饵下,触口是铁钩。所以知道看似无欲无求独钓寒江雪的,其实是个狠人;而将闲来垂钓碧溪上作为人生理想的人,最在意的也不是世间万物,而是他自己,种种的孤独和意难平要消解在自然里,就需要以水为天的鱼儿们或多或少做出牺牲。他们和心思直白的不识字烟波钓叟,是完全不一样的,和倾心于直接狩猎杀戮的外国渔夫也是不一样的。</